

叶林生

刘新建

李鴻章

黄山书社

李 鸿 章

叶林生 刘新建

黄 山 书 社

一九八八年·合肥

K827.5

21-4

责任编辑：徐 力
装帧设计：方绍武
封面题字：黄一民

李 鸿 章

叶林生 刘新建

*

黄山书社出版发行

(合肥市回龙桥路1号)

新华书店经销 安徽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650×1168 1/32 印张：8.625 字数：210,000

1988年12月第1版 1988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3,400

ISBN7-80535-058-2/K·19

定价：2.50元

前　　言

李鸿章，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显要人物。

他，一生中，中进士，点翰林，拜巡抚，升总督，晋位大学士，授爵一等伯，任首席封疆大吏兼北洋大臣25年，主持海军衙门10年，握清廷水陆兵权，出将入相，职尊位显，是清王朝统治集团的核心成员。

他，一生中，参与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主持洋务运动和筹办海防，在中法战争中起过重要作用，在中日甲午之战中处于关键地位，亲身经历了戊戌维新运动和八国联军之役。近代史上几乎所有的重大历史事件他都亲身参与过，是与近代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化过程相始终的人物。近代中国实在没有第二个人具有这种“资历”。

他，一生中，从事洋务活动30余年，先与曾国藩、左宗棠一道，后与张之洞一起，在中国兴办了第一批军用工业和民用工业企业，成为洋务运动的发起者和领导者，是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也是所谓同治中兴的“名臣”之一。

他，一生中，受命与外国侵略者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19世纪70年代主持签订了中英《烟台条约》，80年代签订了《中法新约》，90年代亲赴日本，签订了中日《马关条约》，又去俄国，签订了《中俄密约》，本世纪初，就在他临死之前，又签订了《辛丑和约》。他以“议和专家”而闻名中外，在近代中国外交史上，也是一个至关紧要的人物。

他，一生中，受清廷特殊恩遇，历久不衰。汉族大臣中，生受宠，死受荣，几乎无人可与比肩。他在内阁大学士中，地位最高。自乾隆以来，汉人为文华殿大学士，位居内阁首辅的，仅他一人。他在封疆大吏中，位居首席，而且，在他任直隶总督之前，曾署理两江总督。清代规定，官员任职回避乡里，沿袭了宋代以来的惯例。李鸿章以安徽人任两江总督，辖江苏、江西、安徽，破了先例。他被清廷赏戴三眼花翎，除王公贵族之外，汉人官僚中绝无仅有。他死后立专祠于京师，也是汉人官僚中独一无二的。

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论定。李鸿章已“盖棺”86年，其一生是非似乎早已“论定”。尤其是在我们这个具有光荣爱国传统的国度，一入卖国之案，大节丧尽，何论其它？所以，对这样一个卖国有据的人物，似不必再去说长道短。

为李鸿章立传，在若干年前，实在有“为买国贼树碑立传”的嫌疑。自然，那不过是无知妄说。历代钦定的正史中，就有“貳臣传”、“奸佞传”之类，何曾有什么避讳？现在，已不必再担心有什么嫌疑，并且，我们认为，对李鸿章其人其事，也实有一写的必要。

一则，茫茫大千世界，万物各具情态。即如卖国贼，也并非象商店橱窗中的皮鞋，有统一型号。李鸿章不同于受敌国收买的秦桧，也不同于公开揭出黑旗、充当侵略者儿皇帝的汪精卫，对他这类卖国贼，自有具体分析研究的必要。

二则，人是复杂的，又是可变的。评价一个历史人物，好就是绝对的好，坏就是彻底的坏，未免过于简单化。对于李鸿章这类应当基本否定的人物，分清其一生的主流和支流，自是首要任务，否则便是“颠倒黑白”。但是，对其次要方面也不应忽视。在复杂人物的评价上，是不应当用数学上的四舍五入法来处理的，也不能象儿童看连环画书一样，只要分清好人和坏人就心满意

足。

三则，随着时间的流逝，社会的发展，某些历史事件的意义逐步为世人所承认。与李鸿章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洋务运动，许多年来，人们谴责它“是与帝国主义相勾结的产物”，它“用先进科学技术维护封建统治”。李鸿章发明的“官督商办”自然也遭抨击。所有这些在今天看来是否公允？

一百多年前，站在洋务派对立面、咒骂洋务派“用夷变夏”的封建顽固派何尝不是为了维护清王朝？先进的戊戌维新党人何曾想推翻清王朝？洋务派固然不能同维新派相提并论，但是，难道可以把他们同封建顽固派划上等号？他们有没有比他们的前人多迈出一步？

在外患日逼的形势下，中国人应当怎么办？如果历史也容许假设，那么，当时迫切需要爆发一场革命，以扫荡封建主义、推翻专制政权、赶走侵略势力。但是，依靠谁来革命？声势浩大的太平天国运动、捻军起义失败了，农民英雄已无力单独担当起改革中国的历史使命。资产阶级、工人阶级还没有产生。所以，上述的假设尽管充满了“革命精神”，但它终究不是事实。

高尚的理想并不等于现实。百余年前的中国，不乏英勇通达之士。最早接受西方先进思想的洪仁玕、容闳等一批知识分子，或则著书立说，或则四处奔走。因为他们的先进主张远远超出了国人的视野，所以无法付诸实施。他们的力量还不足以冲破封建阻力。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打着旧旗号、学着新步伐的洋务运动出现了。人们应当首先去谴责他们的旧旗号，还是公允地承认他们迈出了前人不曾有过的一小步？是嘲骂这个运动的非驴非马，还是理解其在时代重压之下出现的畸形？

电子时代的先进人类，如果能发明一双超越时空的慧眼，回头观察一百三十多万年以前的蓝田猿人，目睹他们赤裸着身躯在

风雪中颤抖、瑟缩，在饥饿和死亡线上挣扎、寻求，在泥泞的草地上追逐、嬉戏，人们将泛起怎样的情感？是鄙夷地说他们与禽兽相去无几？还是感叹这人类进化过程中必经的一步？

不错，李鸿章等人作为封建大僚，不可能引导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他们只不过充当了历史不自觉的工具。然而，就在他们这种不自觉的努力下，中国大地上出现了第一个大型兵工厂，第一座炼钢炉，第一条铁路，第一个煤矿、金矿，第一个大型纺织厂，第一支近代海军舰队。他们没有能使中国富强，但至少在荆棘丛中踩出了一条小路，在死气沉沉的中国开了风气；他们没有“制造”两个新阶级的动机，但资产阶级、工人阶级从这里诞生了；他们没有达到抗击外来侵略的目的，但是，又有谁会由此得出结论，认为他们的努力是徒劳无益或根本不必要的呢？

李鸿章主张“官督商办”，张之洞提倡“中体西用”，比起洪仁玕、容闳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呼吁自不可同日而语，比起后来的“自由民主”、“开议院”的口号更有天渊之别。然而，辩证法就是如此捉弄人，某些情况下，进步的口号寸步难行，偏偏是“官督商办”、“中体西用”等今天看起来不伦不类的主张稍稍平息了封建守旧势力的怒气，从严密的封建禁锢之中钻出了一道缝隙，起了一定作用。这大约正是近代中国特殊国情所派生出来的特殊现象吧。

考察历史长河中的事变，犹如裁决田径场上的赛跑，最终的优胜者并不以理论或口号来决定。人们不是承认生产力是生产关系的决定因素吗？不是承认社会发展规律是最高原则吗？那么，凡是利于、促进新的生产力产生和发展的措施都应当得到肯定。

这本小书是叙述李鸿章一生的。我们力求用史实来勾画其真实面目。但是，由于涉及李鸿章的史料甚多，而我们又孤陋寡闻，难免因此而影响对他的观察。洋务运动中，他办过许多工厂，我们也只能选几个有代表性的企业加以介绍，其它从略。这是需要

说明的。

本书是通俗体裁，书中的人物对话、史料、诏令、奏折、书信一律使用语体文。由于我们水平有限，对史料的“翻译”是否准确，实在不敢过于自信。谬误之处，恭请史学界前辈、同行批评指正。

本书写作过程中，曾得到许多同志的帮助，有的提出了宝贵意见，有的提供了一些参考资料，谨此致谢！书中引用了近几年来史学界一些同志研究李鸿章的新见解，在此一并致谢！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封建末世的“才志之士”	1
第一节 出生在封建末世	1
第二节 “生于末世运偏消”	4
第三节 在曾国藩的“训导”之下	9
第二章 农民起义军的死敌	15
第一节 筹建淮军	15
第二节 控制“常胜军”	19
第三节 杀害太平军将士的屠夫	27
第四节 镇压捻军起义的刽子手	32
第三章 改良主义的封建政治家	41
第一节 修补清王朝的改良主义者	41
第二节 中国第一个大型兵工厂	48
第三节 首创轮船航运公司	54
第四节 第一批官费留学生	62
第五节 创办开平矿务局	69
第六节 中国的第一条铁路和铁路运输的发端	75
第七节 中国最早的电报局	82
第八节 创办金属矿	87
第九节 织布局和造纸厂	92

第十节	第一支近代海军	99
第十一节	“官督商办”的是与非	105
第四章	机会主义——卖国主义外交家	109
第一节	他成了职业外交官	109
第二节	早期的外交活动	115
第三节	“以夷制夷”的外交政策	119
第四节	与日本的交涉	125
第五节	防御侵略与出卖领土主权	137
第六节	妥协退让和中法战争的爆发	144
第七节	“和谈状元”与中法条约	151
第八节	卑视洋人与卖国外交	158
第五章	失败主义——投降主义军事家	164
第一节	在甲午战争之前	164
第二节	失败主义和北洋水师的覆灭	172
第三节	在平壤战役前后	177
第四节	淮军和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	182
第五节	马关乞降始末	187
第六节	“以夷制夷”的故伎重演	194
第六章	以反动卖国了其一生	201
第一节	冷落的贤良寺寓所	201
第二节	戊戌年间的奇特立场	205
第三节	在庚子年间	211
第四节	庚辛议和始末	219
第五节	联俄政策至死不变	224
第六节	死而不得其所	230
第七节	他留下了一条遗嘱	234
第七章	李鸿章其人及其一家	241
第一节	“李少荃拼命作官”	241

第二节	日常生活及其情趣	246
第三节	“中兴名臣”之家	252
第四节	“宰相合肥天下瘦”	259

第一章 封建末世的“才志之士”

第一节 出生在封建末世

道光三年(1823年)正月初五，正是苏皖一带民间的“财神日”。

就在这一天，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李鸿章，出生在合肥一个大地主家庭。

李鸿章的先人本姓许，因过房于李氏为嗣，而改姓李。这李氏虽是大地主，广有钱财，但一直没有步入官场。直到道光十八年(1838年)，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中道光戊戌科进士，被授予刑部郎中之职，成了当时士大夫所羡慕的“京官”，李氏才从“土财主”一跃而为“书香门第”，宦宦世家。

李鸿章是李文安的第二个儿子，字渐甫，号少荃。少年时，他在家乡的私塾里跟着寻常的老先生读四书五经，写八股文章，津津乐道于“子曰”“诗云”，沿着传统的仕进之路“奋斗”着。不过，李鸿章并非“循规蹈矩”、“死读书，读死书，读书死”的“书蠹”可比。他颇有才华，心地也很高傲，很受一些人的称赞。

道光十八年，15岁的李鸿章被选为“优贡”，随其供职刑部的父亲来到人文荟萃的北京。

在北京，求师并不难，与他父亲同榜的进士就不少，只要认准了门路，不但学业长进有望，而且，他日为官也就有了靠山。李文安的同年中，以文章知名的进士曾国藩被点了翰林。当时的

翰林虽然没有实权，但被视为高人一等的“红”官：接近皇帝，草拟诏令、公文，就是一般人所说的“清要”之官，那些处理日常繁琐事务的“俗吏”是不可与之同日而语的。他们常被皇帝委派去各省主持乡试，充任学政，提拔很快。于是，李鸿章选中了曾国藩为师。他以子侄辈的礼节谒见了曾国藩。从此，他就在曾国藩的门墙之下，跟着曾国藩学习经学和应举的八股文技巧，成为曾国藩的得意门生，深得器重。李鸿章成名之后常说，他的思想、“事业”，得益于他的老师曾国藩。可见，他的这位老师对他的政治生涯影响甚大。

既然如此，我们就不能不谈到曾国藩其人。

曾国藩，字伯涵，号涤生，湖南湘乡人，是道光、咸丰年间权臣穆彰阿的门生。他曾追随著名理学家倭仁、唐鉴学习程朱理学。应当说，曾国藩是个理学家。

清代是中国传统学术思想的变化时期。自清朝初年开始，黄宗羲、顾炎武、全祖望等人竭力提倡“经世致用”，反对象宋儒、明儒那样空谈理学。这股思潮影响清代学术界二百余年。曾国藩处于封建统治衰败之际，大约更加深切地感到“经世致用”的必要。他认为对理学、词章之学、考据之学、经济之学，不可象前人那样片面地追求某一方面，而必须综合研究，缺一不可。于是，曾国藩独树一帜，标出一个“礼”字。这个“礼”是什么？要而言之，就是历史学和政治学的结合。他很推崇历史上的史学家司马迁、班固、杜佑、司马光等人；对清代学者顾炎武、秦蕙田、姚鼐、王念孙等三十二人尊崇备至，绘上他们的画像，当作老师供奉、膜拜。他认为，学者对于军队、战争、经济问题都应当研究，以应治理天下之用。对个人，他主张修身养性，还规定了每天的课程。有人把这些课程概括为：敬、静坐、早起、读书不二、读史、谨言、养气、写字、夜不出门……

李鸿章在这些方面完全继承了曾国藩的思想。

但是，此时的清王朝已非清初可比了。文学巨著《红楼梦》中所描写的封建末世的衰败景象，到道光年间表现得更加清楚：

朝政腐败，政治黑暗。嘉庆至道光年间，先有曹振镛秉政，后有穆彰阿弄权。曹振镛（安徽歙县人）为大学士十余年，三任学政，四典乡试，四次主持会试，对考生的些微缺失，必大加惩治。考生战战兢兢，把注意力集中于文字、词藻方面，学问经济不遑顾及。这样，只问文字词藻遂成风气，才华之士也就淘汰一空了。学生中凡有做御史的，曹振镛必反复告诫他们：不许逞意气，不要多说话。他向学生们传授的为官之道是“多磕头，少说话”。于是，官员竞相循默，连御史也不敢谈论是非。朝廷内外，贿赂公行，贪官污吏肆行无忌。清王朝从根本上腐败了。穆彰阿（旗人）道光年间典乡试三次，主持会试五次。每年官员的考核，如考教习、庶吉士散馆、考内差外差、大考翰詹等都由他负责。《清史稿》说他每年都有“衡文”之役。但他并非利用这些权力选拔人才，而是乘机培植自己的势力。据野史说，他主持选拔官员不论其他，只讲亲疏，务须选用对他忠诚不二的奴才。他援引私人，结为党羽，遍布天下，时人号为“穆党”。作为最高统治者的道光皇帝，每天空谈理学、心性，不问政事。为防止大权旁落，他不断加强中央集权，全国要职，大多委任旗人亲贵。道光二十年，全国的知府计一百八十四名，旗籍占六十一人，占三分之一，且多为目不识丁、不学无术之徒，唯以聚敛、盘剥为能事。同时，巡抚十五人，其中旗籍七人；总督八人，其中旗籍七人。政权如此高度集中于亲贵之手，正表明封建王朝已经岌岌可危，朝不虑夕。

这时候，中原大地，黄河连年泛滥、改道，田土大量荒芜，百姓流离失所。各地民众起义接连不断，会党活动遍及南北。福建、广东有洪门及天地会，湘桂则称为堂，江浙叫做斋，都是天地会的地方组织。长江中下游有哥老会。大江南北有青、红帮，

淮河流域有捻及白莲教，北方有天理教，山东有义和拳。广大人民群众反抗腐朽统治的暗潮随时都有冲垮清王朝的可能。

尤其严重的是，外国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必然要把侵略的触角伸向沉睡的中国。早在嘉庆年间，外国侵略者的鸦片贸易就在沿海各地泛滥，道光时更日甚一日。中国的银钱大量流入外洋。《清史稿·食货志》说：道光初年，每年流入外洋的钱达几百万两，道光十四年之前，每年达二千余万两。银钱大量减少，其价必然昂贵。魏源说，道光七年至十三年，银两与制钱的比价大幅度上涨，每两银由原来的一千钱增加到一千五六百文。这必然要增加百姓的负担，因为百姓纳税以银计算，每年即使交同样数量的银，实际已增加了五六成。更何况，贪官污吏的勒索，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一增再增！百姓的负荷已超过了极限。

政治腐败，民不聊生，清王朝已到了崩溃的边缘。清末思想家龚自珍说：鸦片战争之前，清王朝已经到了暮色惨淡，“以梦为邻”的垂死阶段。他预言一次大的社会变动将要开始。曾国藩提倡研究军队问题、战争问题、财政问题，主张“经世致用”的学术思想，似乎也已经敏锐地觉察到统治危机的来临。他企图用“经世致用”的思想来斡旋天地，补缀乾坤，大约也不失为统治阶级中的清醒者吧。

然而，生当这个时代的李鸿章，他向曾国藩学到的“经世致用”之学，果能“经世”？果能“致用”？

第二节 “生于末世运偏消”

《红楼梦》有诗说：“才自清明志自高，生于末世运偏消”。这两句诗用来形容李鸿章的早期活动是再确切不过的了。

第一次鸦片战争中，中国一批有识之士如林则徐、魏源等，曾大声疾呼，主张“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今天看来，这实在是

一句十分平常的口号，但那个时代却不然。要“师夷”么？先得承认自己落后，不如“夷”，这实在需要勇气；同时，既要“师夷”，还得有决心抛弃“老祖宗”的遗训，突破“卑夷”的老传统。对那些以中国固有的道德文章塑造出来的士大夫来说，弃祖宗，轻贤圣，效法“洋鬼子”，真比登天还难！尽管《南京条约》割去了香港，赔了大笔银两，但封建君臣们却以“肢体完好”而庆幸，并没有因此而痛省。鸦片战争的炮声停息了，似乎又恢复了天下一统的局面，“四海清平”了。于是，文恬武嬉，一如旧观。统治者又沉醉在“天朝上国”的古老文明之中，读书人依然沿着先人的老路在跋涉，以诗、书为立身之本，以求官为终身鹄的。

青年时代的李鸿章也是如此。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就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五年，他参加了会试，高中道光丁未科进士，接着，殿试合格，被点了翰林，以翰林院庶吉士供职京师。其年二十四岁，真可谓少年得志。

其时，李鸿章的老师曾国藩已升为礼部侍郎。李鸿章满怀希望地期待着能沿着曾国藩的路走下去。他寻找机会显露其才华，以求“经世致用”，扶清王朝于大厦之将倾。然而，世事不如意十常八九，跃跃欲试的少年翰林李鸿章在仕宦途中四处碰壁，在一个时期中，竟如同他们的“至圣先师”孔夫子那样，惶惶如丧家之犬，几至无容身之地。

李鸿章在翰林院只平平静静地呆了三年多。这危机四伏的年代，社会的突然事变冲破了李鸿章的美梦。他没能照传统的升官之路走下去。1851年，太平天国运动在广西爆发。起义军克永安，攻桂林，破全州，连下道州、郴州，继而围长沙，取益阳、岳州，进湖北，据汉阳、汉口，占武昌，以百万雄兵，顺大江东下，夺九江、安庆、芜湖，势如破竹，直逼金陵。1853年3月，克金陵而定都。5月，又调兵遣将，西征北伐。北伐军自扬州、浦口北上，经安徽、河南，北渡黄河，直指北京。清王朝在风雨飘摇之中。

统治集团一片慌乱。咸丰皇帝不断颁发诏书，责令各地“勤王”。无奈清王朝豢养多年的绿营兵由于长期养尊处优，不堪一战！兵至时，或手不能执兵器，或脚不能走路，行军竟要坐轿。更有甚者，不少人染上了鸦片瘾，自活尚且不易，何言用兵打仗？不得已，朝廷只得令各地官员、豪绅组织团练，对付起义军。

1852年因丁母忧回籍的曾国藩首先在湖南网罗兵马，组织地主武装。朝廷之上，一些死心塌地为清王朝卖命的臣仆也纷纷上疏，请求回籍举办团练。

刑部左侍郎吕贤基上疏咸丰，认为，当时的形势，“如同人生了大病，元气伤尽，血脉枯竭，而外界侵袭不断。如果再讳疾忌医，就不可救药了。”他建议皇帝下诏求言，并表示愿意回家乡举办团练。

咸丰帝是否同意吕贤基的指责，我们不得而知，但对他要求回籍办团练倒是“从谏如流”。1853年3月，吕贤基奉咸丰帝之命回到原籍安徽，任安徽团练大臣。临行，他奏请李鸿章父子一同回乡，协助办理团练事务。这样，李鸿章又被迫走上了另一条路。

吕贤基，道光进士，先后任过翰林院编修、监察御史等职；咸丰帝上台后，提拔为工部左侍郎，后又兼任刑部左侍郎。官场的升擢，使吕贤基感激涕零。李鸿章为少年新进之士，他同吕贤基一样感激“皇恩浩荡”。他们决心大显身手，以维护他们赖以安身立命的清王朝。

但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英雄”们常常是命蹇事乖。吕贤基回到安徽后，驻守在巢湖西边的舒城，在舒城、桐城一带招兵买马，搜罗亡命之徒，居然拼凑了一支军队。是年十一月，太平天国西征胡以晃部一举攻下集贤关，并连克舒城、桐城。企图螳臂挡车的吕贤基、李鸿章之徒自然难逃厄运。吕贤基所办的团练一朝被歼，资本丧尽，为表示忠心报主而投水自杀。李鸿章并不